



烟迷皇城

谁说清纯女不可倾国媚？

看计中计，案中案，红颜弱水如何入主中宫
后宫战争，硝烟散尽谁是最终王者？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许童童 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许童童 著

烟迷皇城

媚行深宫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烟迷皇城 / 许童童著. —长春: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09. 3

(媚行深宫)

ISBN 978-7-5385-3763-5

I. 烟… II. 许…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32554 号

烟迷皇城

许童童

作 者 许童童

责任编辑 孙 发

特约监制 孟 玮 邱 琼

策划编辑 武 宁

特约编辑 武 宁

装帧设计 蒋宏工作室

出版发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130021)

印 刷 三河市骏杰印刷厂

开 本 710 × 1000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335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85-3763-5

定 价 28.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第一章	遇刺 001
第二章	荷风苑 006
第三章	奇怪的太监 011
第四章	雨夜惊心 016
第五章	荷塘夜行 021
第六章	天子之宠 026
第七章	皇子龙文浩 031
第八章	宫中奇遇 036
第九章	鬼楼媚妃 041
第十章	君心即地狱 046
第十一章	陷害 051
第十二章	月圆之夜 056
第十三章	宠妃奇书 061
第十四章	受辱逼断“结发”情 066
第十五章	我与太后一场赌 071
第十六章	救赵 076
第十七章	良妃的寿宴 081
第十八章	侍寝·交锋 086
第十九章	落水 091
第二十章	临别 096



目录
contents



第二十一章	初遇琴妃	101
第二十二章	赐死	106
第二十三章	赢家	111
第二十四章	小荷“才”露尖尖角	117
第二十五章	抚琴	122
第二十六章	夺琴	127
第二十七章	胭脂醉	132
第二十八章	卖官	137
第二十九章	巫蛊	142
第三十章	风筝	148
第三十一章	离间	153
第三十二章	惊变	158
第三十三章	玄机	163
第三十四章	燕语	169
第三十五章	陈仓暗度	174
第三十六章	琴断	180
第三十七章	名医叶隐	185
第三十八章	寒潭	191
第三十九章	异闻	197
第四十章	煮酒论狐	203

第四十一章	金凤美人	208
第四十二章	荣升	214
第四十三章	花前月下	220
第四十四章	复宠	226
第四十五章	围剿	231
第四十六章	试探	237
第四十七章	浩王归来	242
第四十八章	奉旨劝婚	247
第四十九章	文浩的秘密	252
第五十章	相思红	257
第五十一章	田忌之策	262
第五十二章	暗算	267
第五十三章	皇后谢婉瑶	272
第五十四章	立雪	277
第五十五章	重逢	282
第五十六章	胭脂倾城我倾国	287
第五十七章	烟迷皇城	292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遇刺

我遇刺了。

是的，那年五月的某天夜里，在隆泰皇朝皇家避暑胜地浣月山庄，是我柳荷烟用自己的左肩，替当朝德仁太后挡下刺客那必杀一剑，而后沉沉倒下，人事全然不知。

刺客的目标当然不是我，他要杀的，是当今皇上的亲生母亲，而被他刺中的我，只是一名刚刚入宫一月、年仅十五岁的小小宫女。

当我醒来，第一眼看见的是高而空的灰红色木头屋顶，几只蝙蝠贴着屋顶胡乱盘旋。窗外是一丛又一丛，一架子又一架子开得十分绚烂的花，有花影投上门窗，静浓浓的，雕花图案一枝一叶分分明明，如同逼真的剪影。玫瑰浓烈，蔷薇扶疏，木槿子立，莲花绽放在水的一方。燥热的空气之中，除了花香，更飘浮着一股药的味儿——那味道，其间或还夹杂或浓或淡鱼虾腥味——什么药儿竟会这样难闻？我吸一吸鼻子，微皱了一眉头。

从小味觉十分敏感，因而我闻见这味道，不禁胃中作涌——便在床上翻身干呕了几口，只这么一点动静，立时从门外刺眼的白色阳光中，跑进一名绿衣少女。这少女形容尚小，身穿一件窄袖紧口湖绿长裙，一应饰物全无，小小的圆脸，大大的杏仁眼，两片薄唇红润如朝霞出浴，双颊淡红微透——她三步并作两步跑至我床前，两粒灿若星辰的眼珠儿俯看着我，滴溜溜乱转，见我正睁着双眼，她欢喜地拍起小手，低声笑道：“醒了！醒了！荷烟姐姐醒了！”

我亦不由自主微微笑了一笑，轻轻嗔道：“小萝，看你欢喜的样儿，今日可是捡着什么

活宝贝了吗？”

小萝眼中笑意更浓，仿佛两朵春花在她清澈的瞳中绽放：“这个自然，今日是我何小萝捡着大大宝贝的好日子。小萝可把姐姐性命从阎王爷手里给捡回来了！”

我轻轻笑了一笑，道：“不过让刺客的剑轻轻浅划一下罢了，哪里有要了性命那么严重？”

小萝瞪我一眼，娇嗔道：“姐姐倒说不严重？也不知是谁遇刺后足足在床上睡了六夜七天，昨日晚上刚刚退烧？！”

昏迷了这么多天吗？

我微然一愕，继而脸一红，便痴痴地朝着她笑——想起德仁太后，又关切地问：“太后娘娘与庄里其他人可都安好，刺客捉住了吗？”

不想这理所当然的问话却引来小萝目中一阵慌张。“轻点声儿！”她做出一个制止手势，左顾右盼一回，又悄声道：“宫里可不许议论刺客之事！太后娘娘有旨，此事不追查，不议论。任何人不得说与皇上知道，违者可是要重罚的。”

我微微一怔，略感惊讶，而那小萝又说：“太后娘娘只是略受惊吓，太医们已开过安神的药方吃下。别人也无大碍。你挡住那剑，正好何统领赶至太后身前救驾。”又恨恨道：“只可惜仍让刺客逃走！刺客凶狠，其剑淬有剧毒。太医们确认那毒是种寒地极毒，无方可解——未了，倒是太后娘娘自己想起浩王爷府上有天山雪蛤。赶紧派人去要，昨夜方才拿回。”

找浩王爷要天山雪蛤？

我又是一愕。

小萝口中的浩王爷名叫龙文浩，是先皇五子。他与当今天子一母所生，深得太后喜爱。我未入宫时，便对此人有所耳闻。据说文浩王爷英俊明朗、才华出众、素爱游历，玩遍名山大川。其皇子身份加上年少风流，京城待嫁女子，无不心向往之。其实，按封号，我们应该称他做“康王爷”，但宫中老一辈的宫人，都亲切地按他名字中最后一字称他。我们新进宫人见大家对他爱戴如斯，便也跟着一起叫他浩王爷。

这事透着奇怪，我想。我们隆泰皇朝沿用前朝旧制，宫中有明文规定——宫人们生病，一般不与就医，直接将患者拖往安乐门夹道之中，任其自生自灭，虽说我救驾有功，但天山雪蛤又何其珍贵？！太后怎么肯为一个小小宫女，索要浩王爷的心头之好？

我这里狐疑十分，近在咫尺的小萝却全然没有发现我神情有异，仍然自顾笑道：“姐

姐，你可真大胆，一个娇滴滴的美人，竟敢去挡刺客的毒剑！”

我回过神来，看她满脸娇憨，不禁又是一笑，轻拍她手微微莞尔道：“姐姐毕竟是太后贴身服侍的奴婢，眼见得刺客刺杀主子，挺身救驾不过是本能。”

其实，我并不怕死。

容貌父母赐，肝胆磨乱造。任何一个被流放过的人——哪怕只是短时间的经历——其中非人的痛苦与折磨，足以铸造一颗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心。

而我曾被流放。

那是五年前事情。

那时我十岁，还是个小女孩。那年春天，我那身为太子太傅的祖父柳哲夫，无故犯下足以灭我柳氏九族的滔天罪行——助前太子定怀太子“谋逆逼宫”，事败后，我祖父被关进天牢，月余后重病而死。柳氏一族自我大伯父定远侯柳东直起，全部被朝廷流放漠北苦寒之地充军为奴。

虽然后因机缘巧合，行得月余，我父母及幼弟一家四口人竟幸遇当今皇四叔成亲王。成亲王索性收我一家，重回京师为其王府家奴——那又是后话。

其实，我并不能相信一生与孔孟为伍、满腹经纶又刚直不阿的祖父会做出这等事来。当年不信，现在过去五年，疑惑更深。只是，我一人不信又有何用？祖父已死，本该继承大统的定怀太子当年就被贬为庶民，皇三子龙文泽登极两年有余……早已是天下太平。

一切不会以柳荷烟的质疑而有任何改变。

柳氏一案，盖棺论定。

我这里只顾自己怔怔出神，小萝却在一旁拿眼直直地看住我，她不过十四岁，却定要学着成人般长长一叹，歪头笑道：“姐姐，你长得可真美！”

我热了脸，并不接话。小萝看左右无人，又将她粉嫩如水冻的小小脸儿凑近我耳边，小声道：“依我说，姐姐可比这宫里所有的主子娘娘都美呢！”

我心一沉。进宫之初，管教姑姑教导过我们的首件事情，便是要求我们宫女太监做到不苟言笑，她教导我们说，宫人们行事说话须力求有礼有节，好似温玉一般，而这小萝——她年纪小，与我一样不过入宫月余，人又天真烂漫，加之从未经过任何波折变故——因此出言无忌。

我当然不能坐视不理，便轻轻拉了她手，正色道：“妹妹，万不可这么说，此话若被旁人听去，只恐你大祸临头。”

不想小梦却满不在乎，她白了我一眼，反驳着道：“不过背地里说说，难道敲着大锣满处去嚷嚷吗，况且人人都说得，偏我就说不得吗？”

我一怔，强笑道：“人人都说得吗？你们这起子人背地里说我些什么？”

听见我问，她却偏不回答，将头一歪，卖个关子笑道：“倒也没什么。”

又说笑一会儿，估摸着太后午睡也该起来，小梦服侍我吃完药，便准备去太后宫中禀奏我醒来一事。我也忙挣扎起身，却不想左肩伤口猛地一阵撕裂般巨痛，只得轻轻“啊”了一声，复又躺下。

于是仍托小梦代自己向太后娘娘请安。

小梦答应着一径走至朱红木门前，突然又停下来，她轻笑一声，返身回至我床前，伏向我耳边轻轻道：“大伙都说，姐姐很有些太后娘娘年轻时的模样。”

见我一怔，她又笑道：“大伙儿还说，姐姐这是入宫时日短，偏皇上又御驾亲征去了北边没见着面。不然，皇上可不知要多欢喜姐姐呢。”

小梦说完抿嘴一笑，丢下瞠目结舌的我，头也不回地去了。

而我这心中，却如打翻五味瓶一般，惴惴不安。

我早知自己生得不差——一个女子，若生得太美，不是应泣谢苍天厚爱，心中幸福无比吗？可偏偏不是。我被送进宫前，早已深深体会红颜祸水之意。未祸人，先祸己——如果不是因这容貌，我并不见得就会被成亲王妃强送进宫当做宫女，不当宫女，便不会直至人老珠黄之时，方得与家人见面。

想当年，我家流放途中突遇流寇，与大伯父、三叔两家冲散，成亲王正好路过，救下我一家四口，收为家奴。他夫妇五年来待我们极好，从未将我们做下人待——这本来也是不幸中之大幸，可这时偏偏发现成王府里，两位小王子爱上我。我虽能自制着不对他二人用心，但成王妃看在眼里，心里怎会愿意？

因那成王妃本是当今太后胞姐——于是寻个理由，送我进宫。

我十日前随太后来此处避暑山庄。宫中人还未尽数认清，那位少年天子，更是从未见过。我五月初入宫，而四月中旬目布尔宁国大举入侵，天子已率三十万大军御驾亲征北疆。

也许大伯父定远侯在朝，这仗完全不必打的。

大伯父在朝之时，早与同属契丹一系的目布尔宁国老汗王签下两国和睦相处，永不为敌之条约。边界商贸互通，人民和平安宁，丰衣足食。但老汗王这年年初去逝，新汗王西

托年轻好战，一心建功扩疆，他不知从何处得知定远侯已获罪流放，欺我朝中无人，因此来袭。

我们隆泰皇朝自是不会输了这气势，天子亲临，兵将人人奋勇，保家卫国，一时前线捷报不断。龙文泽与其部属愈战愈勇，趁胜追击，这一去已月余，竟仍没有班师回朝之意……

其实对于天子亲征一事，我总觉得他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他是想以政绩来弥补隆泰皇朝建国三代一直未得到传国玉玺的遗憾。

传国玉玺相传为和氏璧制成。历代帝王皆以它为天下传承的重宝。他们相信，得到它，象征自己是受天命，一旦失去，则可能象征自己的王朝气数已尽。可如今，隆泰皇朝一直没有传国玉玺。朝泰开国皇帝——当今天子龙文泽的祖父当年从前人手中夺取皇权、占领皇宫之时，传国玉玺便随着那个皇朝的出现而神秘失踪。

自此隆泰三代君主，无不以寻回玉玺为己任。

不想历经多年，传国玺仍然杳如黄鹤。

世人议论纷纷，虽无人敢公开说明，但心中却不那么踏实。皇族内部多年来不断有皇子们借此起兵造反，说自己才是真命天子……

当然，这一切都是男人们的政治。

而我这名小小宫女现在最该关心的，是我肩上的伤何时能好，会不会留下难看的疤痕。再往远处想，我应该担心天子回宫后会看上自己。

暗暗祈祷上苍，不要天子看上。不要让我也加入天子龙袍之后的深宫女子惨烈的争斗。因我柳荷烟虽外貌娇柔沉静，却是素喜阔朗之人，万万不是那些以勾心斗角为己任的嫔妃。

是的。我不会，不敢，亦不愿。

我愿做十年平安宫女，只求凡人幸福。

第二章 荷风苑

未来山庄前，我在太后的永泰宫中二十日，天天眼见嫔妃们来向太后请安。

我朝后宫自皇后以下，嫔妃共分三等十七级，分别是：一品贵妃、妃、夫人；二品贵嫔、嫔、修仪、修华、修容、淑仪、淑华、淑容、昭仪、昭华、昭容；三品贵人、美人、娘子。

宫中有名号之嫔妃共三十七人，据说人人耳听八方，眼观六路，其关系相交纵横，你宫中有我耳目，我身边有你亲信，错综复杂。每日来请安的嫔妃，其中自有真心孝敬太后的，却也有受了宫规约束虚应个景儿的。

想那德仁太后何等精明之人？又是前朝后宫的最终得鹿者，何事能瞒过她眼？一众儿媳中固有真心喜欢者，也有不喜欢却念着皇上喜欢随意敷衍的。她除了明确表示钟意懿孝皇后贤德外，并不再对某位主子显出特别情感。因而嫔妃们不感拘束，又想着讨太后好，每日永泰宫中你去我来，说说笑笑热闹非凡。

我入宫的这年，夏天来得特别的早。眼见五月白日渐长，暑气愈浓，一向体态丰腴惧热的德仁太后，便想着要来浣月山庄小住，且婉拒众嫔妃们跟随服侍。太后之意，天气既热，不欲人去多了闹腾，心里反而更躁。

再则，太后的妹妹礼亲王王妃府上距山庄极近。或者常叫来庄中姐妹闲话，或者听戏摸牌，又或者鼓乐泛舟烟波浩淼的三百亩荷塘之上……她也不用端着老太后的架子，既自在且有趣味。

况且德仁太后不过四十出头，也并不老。

太后知道这浣月山庄建庄时日长，且常年安排众多宫人留守，故此只选了几名贴身

宫中亲随、太监宫女，并一众护卫，静静悄悄地开进山庄。

只不想树欲静而风不止——本意一心想着清闲的太后，才住得旬月便招来刺客，好一番闹腾……我一路想及之处，也不禁苦笑轻叹。

我再卧床几日，便又胡思乱想几日。天天吃那些加了雪蛤的药材，人也渐渐有了精神。终于在遇刺后的第十四日清晨起床，一路沿着雾柳烟荷、如波碧水往永泰宫给太后请安。

浣月山庄的行宫一样被建造得金碧辉煌。永泰宫有着皇家细致的朱红雕花木窗与汉白玉地砖。室内黄色布幔家具随处可见。白玉花薰里轻烟缭绕，燃点的正是太后最爱的淡淡茉莉花香。我去时，德仁太后刚起床，正在梳洗。她中等身材，白净肤色，鹅蛋脸，眼睛黑白分明，慈眉中透着心机，善目里写满精明。她年纪虽长了，一双眼睛却是全然没有老的，其光华流彩，深如不可见底的万丈潭水。

一宫女已为其梳好“贵妇髻”，正往上插一朵大红宫花。

小萝一语惊醒梦中人。

除去眼神，这太后确与我母有七八分相似。

我一面强抑内心惊奇，一面走过去，对着太后盈盈拜倒。太后见状十分高兴，倒亲手搀了我一下，含笑道：“看着也大好了，毕竟年轻底子好，若是哀家挨得此一剑，只怕真要去见阎王。”

我嘴角微微扬起，还未及说一些做下人应有的言语，早被人风一般地先抢了我的话头。抢了我话头的那人替我笑道：“太后娘娘说哪里话，您乃天子生母，原是天下最最有福之人，阎王老爷硬怕您福气太大，冲坏他阎罗殿，偏不收娘娘！哪还敢想与您见面？可不又让他破财修建地宫不成？”

说话这人团团脸，淡眉眼——正是太后身边老人，也是红人赵嬷嬷。

赵嬷嬷果然是言语有道。

她这话既显示出其不同寻常的地位，又很能讨主子的欢心。她原是太后从娘家带至宫中陪侍，几十年来一直跟在太后身边，做过天子乳母，加之其子赵风将军又当着天子身边四品带刀侍卫，因而她的身份非比寻常，帮人说情办事，暗地收受财物，不在话下。

君主皇权，权倾天下，而皇奴似她这般身近至尊，亦可以覆雨翻云。

让赵嬷嬷这样一说，那太后果然越发高兴：“倒让荷烟受了累些。说吧，你既护驾救了哀家，必得重赏——有想要之物，只管开口罢了。”

我顺赵嬷嬷话中之意，低头回道：“奴婢怎敢？太后娘娘洪福齐天，没有奴婢挡此一

剑，娘娘也必能躲过此劫，奴婢不敢居功领赏。”

太后点头，笑道：“荷烟丫头倒是个会说话儿的。哀家前几日并不得闲，今日正想问问你成王府的事。”

于是又问一些个陈年旧事。我心里一一揣度，仔细回答。突然她话锋一转，问道：“荷烟，你在宫外有未听说，京城未婚配的女子暗暗倾慕五皇子浩王爷，都想嫁与他？”

我一愣，轻笑回道：“奴婢在成王府时也略有耳闻。据说浩王爷人品出众，年少英俊又兼文武双全——自是人人喜欢的。”

赵嬷嬷又在一旁赔笑讨好，道：“可不正是如此吗？！老奴听见市井上传着句话儿，就是说咱们浩王爷的。说什么……‘宁被恶鬼追，要做浩王妃’”。

太后目中一愣，也是一脸地诧异：“这怪模怪样儿的，又是何话？”

赵嬷嬷笑道：“娘娘别急，请听老奴解释。爱慕浩王爷的人众多，但能做王爷正妃的，却也只能是一个女子。因此落选少女，个个相思而亡，人人变成恶鬼。变成恶鬼们的女子自然也不会就此罢休，于是去追打嫁给王爷的女子，一心想嫁给王爷的女子却不怕，编出这番话来。”

太后听说，也禁不住笑：“心意倒还坚决，只是这话倒瘁人得紧。”

她转头，问我道：“荷烟，在成王府时，你可曾听说？”

我心知话虽有，却是另一番言语。传说中说的话是“宁做浩王妾，不当后宫妃”，与这赵嬷嬷嘴里的言语天差地远——却又不便说明，于是强忍住笑，道：“回太后娘娘，奴婢在王府当差时，成日里并不出门，因此不曾听见。”

太后点一点头，命传早膳。膳食过来时，她却只用了小半碗，便不再用。又吃了茶水漱过口，向赵嬷嬷玩笑道：“荷烟救驾，原该重赏，然哀家思前想后，很有些为难。”

赵嬷嬷赔笑道：“主子有何难处？说出来看老奴能否为主子分忧？”

太后道：“难就难在奖她何物。奖少了，哀家怕失去皇家体面；但若奖得多些，哀家却想省几两体己银子。你那里成日里博闻广收的，不知可有两全之策？”

赵嬷嬷笑道：“这事好办。等回宫去，万岁爷亲征回来，娘娘只管将此事一五一十告知，万岁爷自然会恩赏荷烟姑娘。一来万岁爷为了娘亲，对荷烟必有重赏，能体现皇家体面；二来娘娘也保住体己，岂非一石二鸟之计？”

太后轻轻点了几下头，笑道：“好你个一石二鸟！哀家以为你老了便会稳重些，不想竟比小时还皮！又哪里学得这些个市井粗话？倒惹哀家笑，看哀家哪日得了空，可不撕了你老嘴。”

赵嬷嬷故意跪去地上，做出诚惶诚恐的模样，俯首正色叫道：“请太后主子明鉴！老奴委屈，老奴是一心为娘娘着想的哇。”

太后便又笑，揭开明黄色瓷碗的碗盖，低头吃了两口新用井水泡过的绿茶，想了想，屏退众人，只命我留下。

听她赐坐，我忙告过罪，缓缓将半个身子斜坐在对面的雕花红木椅上。

太后上下打量着我，眼中有悲，有喜，有令我浑身微冷的，读不懂的重重深意。我忙微低了头，却仍然可以感到那目光在身上热热地灼着，半晌，她方才点头叹道：“腹有诗书气自华——果然是柳侍郎养出来的孩子，不仅模样长得好，身上倒自有一股子书卷气儿。”

听她称赞，我忙诺诺地起身称谢。

太后口中的柳侍郎便是父亲柳东海。我父为天下闻名的饱学之士，获罪前曾官拜兵部侍郎，只是——我暗暗诧异着：太后言语之中，怎么不直呼父亲名讳，倒叫着他老人家获罪之前的官职？

却不及细想，我低垂了首，回道：“倒是奴婢造化，当年奴婢一家在流放途中竟能幸遇成亲王爷。王爷与王妃对奴婢一家礼遇有加，并不曾当我们是下人——不仅聘请罪父教授其两位小王子学业，更允许奴婢与幼弟一同旁听，也许奴婢跟随罪父习诗作画，因此识得几个字。若成王爷夫妇并未关照，只命奴婢成日做那些挑水拾柴等粗活，虽罪父日日守在身旁教导，奴婢怕也只得流落粗俗罢了。”

太后轻点着头，眼中却是十分的漫不经心：“这人呢，也确实需要有感恩之心，只是，你也不必太过自谦。你学识固然师承你父，又或者是成王与王妃肯当你做千金小姐，这模样又岂是旁人帮你长得不成？瞧你神态婉转，媚而不妖的模样——倒有一些哀家年轻时候的影子。”

我委实吃了一惊，忙应对道：“拿天比地，奴婢怎敢。不过，奴婢小时在家里常听罪父说起娘娘秀外慧中，当年风华绝代，一时无两。因而，也许，罪父在教导奴婢之时，怕是以娘娘为表率也未可知。”

太后脸色陡地一冷。她寒了眼看我，又白了脸，却无话。我心也是惴惴的，不知究竟说错什么话儿……好在过了一会儿，她复又叹道：“说起来你府上与哀家娘家原是旧交，想当年令祖获罪，哀家苦劝先皇无果，未能救你全家。这些年来每每念及，心中深以为憾。”

旧交吗，我怎么从不知道？倒也不敢问，只不言语。

太后轻轻叹一口气，挥了挥手：“旧年之事不提也罢。此次你救驾有功，哀家有意抬举，往

后宫女活计自不必做，只需每日陪在哀家身边说说话，替哀家解解闷便算是尽了你心。”

我忙跪下，低头轻轻道：“是，奴婢谢太后娘娘隆恩。”

太后道：“你现今经此大劫，须静养时日。庄中有处名唤“荷风苑”的院子，哀家看着很好，又静，正适合养着，现赐你居住。另派两宫女并两个太监过去帮着做些事，兼照顾你。现你大病初愈，每日早上也不必按例过来请安。”

我更是诧异，不安地辞谢道：“奴婢何德何能，不敢领如此重赏。”

太后略显不耐，皱眉道：“柳荷烟只管领旨罢了，倒也不必多言。”

因太后有旨不论刺客一事，礼亲王夫妇便是皇室中唯一知情之人。他们府上离得近，又是至亲，常过来请安并闲话。礼亲王增派手中尽数人马，庄中重兵防范，一时浣月山庄再度风平浪静，一派歌舞升平。

而我，就在这平静里，在一众宫人不同的目光之中，带领小萝等几人搬去荷风苑里。

荷风苑虽偏僻，却修葺精致，也很阴凉。从太后寝宫沿狭长的三百亩荷塘向西走至尽头，再顺着五彩鹅卵石一路过去便可到达。先入眼的是三两间白色外围房舍，房舍左右合围着的是荷风苑的红色拱形院门。院内种着成片的芭蕉，往里走临窗又种几十竿青翠湘妃竹。再往里是厅房。厅房又衔东西两房：东书房、西厢房。厅屋摆设干净简单。置一张紫檀木案几与檀木桌椅。几上置一只雨过天晴的细瓷花瓶。这时节，天天有宫人采来新鲜荷花，高高低低插入瓶中。微风吹来一室清香，素淡幽幽十分怡人。

东面书房在建造时加伸出一处面塘临水的小平台。平台上围放青白色的石头桌子并四只石椅。三面围栏是大红色美人靠。西面厢房一色紫檀木雕花柜子、妆台、桌椅床品样样俱全，家具雕花花样虽多却也并不重复：有梅花形、牡丹形、海棠形……床品雕花是应这苑名的荷花图案。床两旁挂着的纱帐，也是白纱底绣着水墨荷花。

我确认我是初来此地，但我心里，竟似住过多年一般，依依恋恋，中意十分，独自于厢房怔怔出神……突想起荷花暗喻，不禁飞红满面——幸得无人看见。

烘干之后每日黎明即起，梳洗整装，往永泰宫请安。我每日清晨，拿烟绿色玉石小瓶，采芭蕉与竹叶上露水，天天集齐一瓶，送给德仁太后煮茶。太后初尝之下，入口既轻且浮，清香绕舌，十分欢喜，着实称赞了我一回。那时我小孩心性，受了称赞鼓励，自然兴致更高，再随船入塘，收集荷花花蕊上晨露泡茶，亲手做出一些小茶果子呈给太后。德仁太后吃着，却比与那御膳房出品的点心大是不同，便觉得新鲜，便赞我心思灵巧，越发喜欢。

第三章 奇怪的太监

这日，天炎炎地流火，特别特别热。阳光铺洒在花草树叶上，倒罩上一层汪汪的白，腾腾升出一股青焦之气。那汗水珠儿倒像在身上安了家似的，生生不肯离开个一时半会儿的。我闲着，想着，摇了一会儿凉扇，仍亲手做了些个新鲜的解暑小茶点儿。待眼见晌午已过日头西偏时，寻个小食盒装好，一路往永泰宫而去。我刚至半路，正欲穿过浣芳水景处的月形如意门时，突然听门边处有人正细细交谈。

我听到她们言语之中，间或提及我的名字。一怔，忙停下脚步。偷眼看去，交谈的两人原来是太后宫里两名年长的宫女，方脸的叫做春菱，长脸的唤作秋茵，不知为了什么，正在一团浓郁的树荫底下闲闲地聊着话儿，她们身边的一片茉莉花儿雪白朵朵，星星点点，开得正是灿烂。

星星点点之旁，只听秋茵愤愤然说：“不过与你我一般是个宫女儿，长得有几分姿色，成日狐媚般在太后娘娘面前显摆，显得她倒能！现如今太后越发觉着你我粗笨……”

春菱笑劝道：“姐姐倒也不必如此。各人有各人的八字，岂能强求？再者荷烟能拼命为娘娘挡毒剑，并非常人可为。她人长得也好，娘娘欢喜，本也正常。”

素喜春菱稳重大方，又听她言语回护，我不禁暗暗点头。

秋茵却仍不服气，冷笑道：“毒不毒剑我并不知道，她心里打的是什么主意我却明镜似的。她既然那样能，今日救娘娘，明日再去御前护驾吧！”

春菱一怔，摇头笑道：“入宫这么多年，你仍然是个顶顶要强的。你这嘴里呀，却再饶不过人去。”